

2

T 5417/11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王氏存翁稿卷之三

左輔王維補著

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領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
在重寔復嶺間游輶罕至寺務甚簡又美大夫綜之
乃愈益間寂幽曠且日備故事集揖衙署而坐呼茶
茶已輒揖送坐私園內吟詩自如興至則約與曠空
同理鶴咏如此悠悠率用為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
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蒲坑涇中若曰士傳秋散比之

王氏存笥稿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
在重塞複嶺間游輶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
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
茶已輒揖退坐私關內吟跣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
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為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
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土僻秩散比之

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
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
刺姚安而發軔崛興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
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
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
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爲贈夫莫險於山
踰之在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
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竒無稱焉有馬於
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
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

又夷塗平坂讓馬爭趨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束脯石
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煙水之陂莽蒼之
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馬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
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
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
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
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
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
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
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閒投散儲精

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即望乎涼去

贈山東右使芹山陳公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拔天下頎俊不恒之士爲進士用以康世輯民乃得廣陽芹山陳公舉第六時傳陳公本舉首榜卒乃倏易稍後余童年聞之往余以使過鄴見後渠先生說與此合余以是蓋亟慕公云其後十九年芹山爲陝西按察使以叅政守慶陽來旣三

月言按察平者謹者不虐者詳確不莽莽者無辜且死復生者奸罔巧脫而竟繩于理者私白不使售桀右縮趾初憚而末服者乃日至余耳是時余告在里聞而欽之私竒公雅好文才顧又法理如此居一年巡按御史頎川張公列疏薦按察略曰臣觀所謂陳按察者固所謂頎俊不恒之士哉乃其刑不寬旣嘖嘖載道路臣賢之不甚異有若屹屹卓樹不爲嬖媢媚時封利自點臣誠獨重之且今天下所鮮豈能者哉立者難耳按察初以巍科震天下逮今亢蹟騰聲益茂昔聞得士如此蓋千百可一二人恒言舜臣五

人不相爲能若按察實兼才歷試當効臣言非阿也
他薦者多類此無何山東右布政使缺真上以按察
往補若曰按察廉又仁能活人即能養人擢使布政
責之養以觀其兼王維楨曰 聖天子夙夜憂勤計
安元元者慮至纖懇矣乃今閭閻數困凍餒一不熟
即殍逋相望余田處亦值再熟旣輸公賦即聞比閭
作啼號聲今齊與秦豈異也患在下崇侈而去約上
急徵而忘緩不則何困余意見芹山必告之旣芹山
以趨山東道華州維楨以境內士又所夙好旣謁送
之郊乃芹山即於邑論民疾苦戚戚在眉間如談人

蹈湯火煥不即一引手揀嗟乎此意芹山先得之矣
余能有言哉夫康世輯民使天子之澤濺覃洽霑先
山東而遂天下芹山公任之矣芹山昔提兩浙學明
通作人遂有茅素二士魁選名世旣分麾慶陽虜徙
不犯累至今秩乃又爾爾御史稱其兼才且云効後
言繼是而往卿寺公孤叅贊和燮靡試弗功不獨謂
今昔也余亦以爲然芹山道華州在二十年冬明年
春余修別日約始作序致之

贈張雙渠序

雙渠張子者字重卿相州人也與余同進士者蓋相

州四人焉翰林侍讀郭質夫禮科都給事中李仲西
兵部主事許仁夫張仲卿四人者皆賢豪士也然郭
子冲和而介李子貞靜而亮許子方嚴而固張子沉
默而辨獨予疎鹵么麼竊幸附于諸君子之末出入
朝省簪珮相摩至相親也居十年仲西調理于天雄
重卿謫倅於華州而仁夫亦退卧于漳浦銅臺之側
漸風萍散矣宦踪岐路庸詎有恒哉始人有偽爲玉
璽章者覺捕得人事聞 上惡之乃並罪有司司者
可十人悉從外補於是張子倅華州夫以內外輕重
異也以階秩崇卑異也以物情飛沉異也乃張子一

視之往在青雲張子固未始沾沾喜也既乃鍛羽亦
未始戚戚憂也在職滿歲人不見其恚色忿詞稱之
者以爲淵懿君子也而張子固藏智蓄照與之商時
政校人物能章章道焉予往來鄴下每眺洪川廣野
水流而不淆山崇而不峭風氣渾龐鬱在人目若張
子者蓋其鍾靈然哉予告在里張子時能過予爲說
雜而總要之命說曰命者令也猶之四序寒暑數既
逮而弗可移也數者時也行乎命者也故洛陽才而
斥廣川賢而逐命斥命逐即才賢奚論竇廣國命竟
封侯崩炭弗壓英布命當王即刑不廢謂天定也鴟

鶚惡唳而冲霄鸞鳳德輝而棲枳寸苗秀於高山喬
松伏於深谷所值殊也雀或變蛤雉或成蜃此造化
之神微而距測哉夫物殊而所受於天者一也是故
君子行法以俟命委心以順時說已張子韞然曰子
言命毋謂我哉吾業已安之矣居無何檄至遷判寶
慶府邦之士大夫凡數十人群而祖之野予重有感
焉夫以湖海之契散合之跡十年數易往事既逝來
驩如何乃于張子行追及疇昔群游之雅有感于今
日者如此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夫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昔蓋人人能矣至起而試
官乃輒悖其所習違道而悅上敗度而事私者不可
勝數也以余觀于兩臺胡公豈非近世之所鮮古人
之所貴哉夫立官而畀之威者所以制暴非令其遂
私也有所司必有所監者所以禁邪非令其妄悅也
古人之法如此而近世之俗如彼余慨然有懷焉華
在關中稱善地又當午道關中諸使者過太守踰禮
逢迎倍于他所則大喜不則怒去遂得罪初胡公之
莅華也吏具斯事白胡公曰事上固有道以道得罪
何怨乎卒弗聽關中民好鬪而重觸憲而吾華尤甚

民富者以千金不死百金不咎凡此前守皆有之自胡公至富人懷錢徘徊公門下不敢入犯者悉論如法廉聲震于部中由是觀之胡公之治幾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然胡公楚人也往余在京師楚人有爲余言胡公者云胡公少負才績學乃竟踣一第楚人皆爲屈之至其貞志敕躬服先王之義迪詩書之訓雖獨醒之大夫未有增于是也今茲在官果若此楚人言固信哉世恒言楚材余又親覩楚材最多夫楚何以多材也楚有衡岳之峻洞庭之雄天下稱形勝者莫先焉故孕于物則爲榱桷杞梓以棟明堂鍾于

人則爲貞廉俊桀以裨盛治各往往而見若胡公者華人皆異之不獨楨一夫云爾也故古之人取魚必於河取妻必於姜正謂是耳窮鄉下邑彼其所見不越乎咫尺之間求以稱奇著世有乎余嘗究論馭才之道有四以擇地則獲售以任子則崇德以尚節則吏飭以表賢則士奮四者舉而治化美矣然擇地任子則詮衡大臣之責至尚節表賢部使者之皆宜有事也頃之監察御史有蔡君者按華下見胡公異之乃移檄華下表太守甚多美詞大抵皆余言之所具云太守同官解子鞏子侯子威共持檄具儀儼然造

太守如御史指稱賀太守不敢當請辭三君固請許之屬楨之官道華下覩其事廼喟然而歎曰夫賞異等罰不肖雖唐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驢同足而別之則其材見矣芴窮不與蕭艾同臭而別之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觀于胡公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厲也夫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攷績序

夫朴溪潘公者蓋古所謂社稷之器哉初潘公爲戶部尚書時適楨守在史局嘗從之游知其爲人也潘公簡重寬博而又明于大體口遂遂不肯舍一詞及

與商政事則不惜唇吻定之久而金可鑠石可泐公之詞竟不易也譽之所在不與衆趨毀之所歸不以智免推所包納則滄溟未爲廣泰山未爲高也楨私以爲潘公長者足可負社稷重不宜持米鹽之技責之且不宜離人主左右俄而有詔徙爲南京工部尚書斯其故余莫之究詰矣居一年潘公又改南京吏部尚書又一年而楨以徙守翰林至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咸籍籍一口譽潘公大抵言潘公長者社稷器如小子之所稱者云夫庶事之未集集之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至于厭服人心鎮撫國

家則屬之長者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
千人而一若欲求長者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彌大
其獲彌寡也在昔鄭莊每朝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
彼固能辨乎此也今潘公獨不直有鄭莊言耳設有
言者 天子方篤念社稷求非常之人潘公必徵徵
而鑒顏貌察志意則必拊髀驚歎以爲見潘尚書晚
其所褒嘉拔置恒情不能揣百古不能間也潘公之
屬曰考部何君者楨之友也楨常具是語告何君何
君亦以爲然有頃潘公爲尚書滿三年當書狀投
闕下聽 天子考將行何君與其寮七君者來過楨

屬楨詞云以贈潘公往於是楨乃言曰夫楚璞誠珍
然必剖而後信焉沚蘭誠芳然必珮而後親焉潘公
誠長者今往亦必身見 天子乃能自異不見不能
異前日之南徒是也夫策士挾術以干世主彼固區
區耳猶然守宮門冀幸一見主之顏色彼蓋謂兩相
接則浮言止况大臣乎雖投百狀不博一見也

贈大理卿盧公應詔北上序

今爲 天子守三尺令天下惕然震肅不敢作奸觸
網者則主在刑部矣至平法論當昂之非益卑之非
減則又于大理責之焉故楨嘗念此兩省者不可無

長厚謹重之人夫法火也煬者失則橫焚故自昔聖
王慎之云頃歲大理寺卿缺有司言南京大理卿盧
公者可上乃召還補之盧公固長厚謹重治南中
獄稱平檄至南中南中人呀然惜失之且以頌天
子之明能燭賢者于數千里之外也夫寃精不化則
甘澍不降人有抑情即天有整氣為兩省擇人安得
不云爾哉大理丞趙公者楨同年友也與盧公為寮
前盧公未召時趙公嘗過楨楨從容問曰今斯大理
非漢所稱廷尉者乎趙公曰然漢廷尉張釋之公慕
之不楨欲為之執鞭獨恨乎不同時也方其爭犯蹕

罰金時實以批人主之逆鱗何其殆也乃張公法視
泰山身視鴻毛出身衛法法植而身榮卒令聲施後
世臣主俱顯桀哉桀哉趙公見楨為執鞭說歎之因
漫問之曰子守史官古昔史家衆多子其執鞭于誰
氏之門乎曰春秋春秋孔子之刑書楨視其書且下
拜不直欲執鞭也其為書天下之所罪孔子因而罪
之天下之所罰孔子因而罰之要在明一王之法抑
人心之邪而已乃若魏收之撰魏史牛弘之撰周史
此二氏者意所欲賢則妄益好詞意所欲醜則曲加
批行斯皆輕弄筆端恣情高下設其人尚在吾道逢

之不與揖焉趙公凝睇視余者久之辭去少選盧公之檄至以吉日戒行南中冠蓋傾城出送盧公於江上之旗亭其時雪水消江大泛溢楨立亭上望趙君歎曰夫水之道危舟之道安彼有被髮之于狂而蹈溺非舟人之事也既人在舟中歛而颶風吹浪帆側舩簸舟人不為相風揆拖令就寧所何以稱長年三老乎趙君蹶然曰子且舍是今盧君斯須且別去考昔贈言代軒之義子安得竟已楨應之曰唯唯今而有諸公令余言安得已然卒亦不能舍頃者之言也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蓋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慨噫之焉今天下坐戎馬之驚浹歲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搖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唯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於閩又稱完郡蓋漸南漸遠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癥而逢倉公苦寬髀而得利刃也豈

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略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覩其行事主在便國家利人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冰蚊蚋不就也假令張君得攝專制之權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因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建豎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之完郡將益靡有見余柰張君何哉先生辨官論材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

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拯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躬逡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比其時且颯然衰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謂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渴飢蓋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畀重權彊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焉余恐其績効不睹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筦筦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鳳竹徐君爲余述其事余問

徐君笑何以徐君嘿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嘆之語曰南道如虎陞官半府非虛言哉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爲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中獄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啣冤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爲項君

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爲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劍之爲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都且六年與海內士大夫游擊采謠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頃者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竅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爲胡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抹時末稱要睹也方今所患不在羯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

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葦土瘠而人
稀其俗慄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于
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
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
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耻
作姦以放情而不閑于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
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為
恤輒去而為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
也先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
與山東壤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為

歡不治其生業即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為一晉
土最瘠而俗尚熾畜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
人強而好義又險塞之邦即有患特用九泥封關坐
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
所難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
識其故故府責之縣縣有聞白之府兩者交相圖何
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備胡於計左哉自備
胡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柰何
末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擢為濟南太守其寮歐氏金
氏兩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

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
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
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即與上記所稱潁川渤海此二
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金氏
兩君者處也彼腹臆示之不肯令已獨賢名獨歸以
此兩君德之爲請余言甚力焉語曰君子蘭芳無在
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夫自明興以來泰和歐氏用科第起家者蓋數十
人焉此數十人者皆天下士也各以才能翊贊其鴻

業勲名俱著于竹帛於是天下言世臣者咸推轂歐
氏而泰和門閥遂嵬然稱海內冠矣鄙人楨產在關
中童子時即聞泰和名慕之及年旣壯而遊闕下

見今橫溪歐先生先生方爲儀制郎中也睹其容盎
盎如也巳而考其行履夔夔如也皜皜如也因竊謂
周世尹氏之卿而漢任石君之子非私之也彼固謂
其賢賢相肖不欲墮其家聲又安肯負于國乎若歐
先生者斯固其倫類也其後十年餘先生官至南京
工部侍郎矣余鄙人楨適以徙守翰林至南中先生
風貌稍蒼然改舊矣其行履愈皜然若荆玉之初脫

于石也余鄙人誠咨咨慨噫之焉夫崇臺有基巨木
有初寶玉在前則智士眩移或負豪桀之才卒乃不
得陟千仞之丘須明堂之用者坐此虧毀遂短折也
司空大官六曹重地寧可以倖而致乎當是時洛陽
人東谷孫先生爲工部尚書孫先生方廉質直而歐
先生精潤脩潔兩公者行不同顧甚相敬也一日歐
先生治行將赴闕下告滿以牘視孫先生孫先生謂
楨守翰林典紀述之事持歐先生牘就楨請著之楨
手牘再三披則前尹應天事居十七今貳工部事居
十三問之曰輻輳而成三年績也例得考焉楨旣從

孫先生得所爲貳工部者如彼又從南中人得所爲
尹應天者如此於是遂爲著曰南中人稱歐先生尹
應天時適旱甚穀價湧貴富人至竭金寶分卧溝渠
蓋岌岌矣先生則發庾焉而活者甚衆也歐先生他
所脩復甚夥不具論即若振窮乏起僵仆此之爲德
深厚矣 主上憂恤元元懼一夫之失所至勤懇也
今歐先生以牘上牘所具者正無失所其取何階寵
異之哉夫噓生與吹枯其難易相絕千里矣論功者
宜毀最之母令溷哉歐先生有兄曰南野先生今爲
大宗伯侍 天子左右歐先生行且見宗伯公出牘

相視且問楨所云者當之不也宗伯公楨故從之游
蓋瑰瑋博大有休休之度焉歐之賢自身所睹者槩
如此其不及睹者有聲在其耳何其衆也人言歐氏
宋大儒歐文忠公之遠裔也有譜牒存審爾則歐氏
門閥又不獨自 今朝始矣所從來者久也或曰芝
草無根醴泉無源非然哉非然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公入賀 聖壽序

自楨侍今 天子且二十年矣蓋習見諸方之臣趨
賀 聖壽者焉每歲八月當其 誕節至於是從東
南來者以舟從西北來者以車至則于旄雲擁帆櫂

鱗次煌煌乎集于都門之外及 賀之日內廷之臣
入諸方之臣以次入而又有蠻夷之君長陳方物効
貢贄者綴立於諸臣後焉班定則咸稽首拜舞如禮
連呼萬歲者三聲殷殷起于楯陛之間徹于雲漢之
上此其中禮文曲折楨不能具而悉然大槩若此矣
今禮部尚書王先生自南京往也固循舊章修恒敬
耳至語 萬壽則 主上自爲之矣南京戶部侍郎
有陳先生者故嘗與王先生爲寮王先生有大德陳
先生過楨索楨言贈王先生聞楨言若此乃輒前而
問曰子謂 主上之自爲壽有說乎楨應曰有之方

今四海之內萬事之紀可謂稱極治矣乃 主上愈益慎蓋內定其神而外理其凡雖堯舜之競業奚加焉京師者合五方之人以爲聚其困于疾至可痛也則濟之醫藥狂人坐無知抵法者屢恒原而赦之雖黃帝之仁大禹之慈奚加焉然黃帝之年數千歲堯舜咸過百歲禹百歲皆稱悠久此數聖人者徒各具一德猶然壽命若斯今 主上兼之矣推數循理觀之即萬年不啻也故曰 主上萬壽自爲之矣陳先生肅然改容舉手而贊曰然哉然哉已又曰余聞主上謁款天帝修禮百神蓋皆敬謹之甚今茲 萬

壽則天帝百神固有祐乎楨應曰有之夫旣數見珍符矣往年外郡獻白鹿頃年內苑蘸辰有鶴百群翔舞于壇上夫白鹿者百祿也鶴羽族最壽者也其告之矣於是陳先生乃歎之曰今茲 萬壽 主上自爲之天帝百神又祐之吾屬諸臣誠蹶蹶忪蹈然竟莫之裨徒令王先生以舊章往耳楨應曰誠欲裨有之惟諸臣加之意焉且壽之義有三夫壽者厚也言人君施德累仁厚自培植其年綿綿而未已也又壽者受也言天帝百神諸祉降休人君受之至壽考也斯二義者楨前所謂者是矣又壽者奏也言人臣各

遵其職効其業以奏功于君前君用是以弗勞遂乃益筭進曆迄無窮也楨今所謂諸臣宜加之意者也今夫執事之臣衆楨卒說不能具即如陳先生乃司計之臣也王先生乃秉禮之臣也自二先生在事何嘗一日不概于中何嘗一物不隸于理若是則主上奚勞焉今諸執事之臣皆二先生若皆不以勞其主上是即所謂裨萬壽也而安云末之裨乎獨楨列在詞臣主在奉筆札之役不能爲公家効咫尺之勲減秋毫之憂乃今徒以其名附王先生往亦循舊章脩恒敬耳則固有栗栗之懷焉則固有栗栗之

懷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先生考績序

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者開州人也姓王氏初嘉靖壬子之冬而楨以守南京翰林來也于時六卿之長則見有五人焉五人者兵部則桂林屠公吏部則徽州潘公禮部則開州王公刑部則長興顧公工部則洛陽孫公此五人者要其行能雖殊異然志意皆質直不遷于流俗不沒于藻績則楨有嘒慕之懷焉明年癸丑春而潘公以秩滿赴闕下考楨遂贈之詞稱潘公社稷器非米鹽之能諸公見者皆然之於是楨

因而徧請諸公以滿期言楨職在紀述當盡爲諸公書之乃屠公則旣已考矣唯王公則今歲七月顧公十月孫公十一月楨得之則輒前而賀公曰今而諸公位皆在尚書非輕眇矣比旣滿考皆得贈及三世廕其子 朝廷之所以遇大臣者益甚厚矣諸公其幸而熟圖之哉居無何而屠公坐有念疏歸許之乃楨歎息者久之以爲其鴻鵠舉也橫絕四海而莫之能羈也夫宦寓物也旣歸其主則耳目手足卷爲已矣自屠公告而去兵部不補而以工部孫公攝其事俄而海上之警至孫公聞乃即念江海通流若卒

至柰何則日夜畫計守南京寇謀者見南京之戒備預兵威設寇遂不來楨乃造孫公賀曰今日之政微公銳身爲圖則誰肯然者公即欲效屠公鴻鵠舉弗可得也頃之七月而王公滿期至潘公前爲吏部尚書告滿乃改爲兵部尚書適而來孫公歸兵部印其寇仍留海上王公於寇雖非其職事然甚憂之諸在南京臺省之長貳凡若干人咸罷燕遊避聲樂俟寇之定於是王公且行而赴考也以書止諸執事今毋解禁忌憂國之心諸執事旣已不能觴王公乃授簡于楨屬之曰夫別者情多故觴之令醉醉而令忘之

也送者義重故詞之令宣宣而令播之也子其詞之
而以送王公於是楨乃逡巡低回喟然而嘆曰夫今
天下風俗蓋靡靡救矣本之雕巧者勝藻飾者多也
幸而有王公者在焉吾猶其見古人也王公之爲人
也其志潔故其履芳其性朴故其德厚魯國之處子
未爲脩漢廷之周勃未爲重也平生幽然而罔躁焉
然語及當世之故矯僞之行則輒矍然而顧蹶然而
起即若賁育按劍振振乎無敵于前也語曰白璧不
雕明珠不飾王公其近之矣夫流而不可還者風也
成而不可變者俗也即欲變之令還期不失先民之

舊則王公者固宜尊異之哉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柳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
孫也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 今上即位之初歲有

詔下廷臣議所爲 尊崇大典未定固將辟秦漢

以來諸儒之謬而祖其意于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
云毛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歸久之議既定所與
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回令毛公且勿去
立頃之而擇其是將必至三公然毛公不少須也由
此言之彼三公位尊重矣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其

介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其詳其事然獨記毛公所善關中人幸庵彭公往來之跡余入南都爲余道之歷歷焉彭公時爲兵部尚書其爲人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公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所則輒大呼恚忿焉左右皆廢語曰薑桂同味投在一器則二公謂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君浣亭君嘗爲思州太守在思州數歲徒以夷方之地圖藥物歸無他裝容或詫而問焉浣亭君謂之曰夫先大夫官尚書非眇小矣歸之日宅不西益畝不東拓予其敢沒世俗之好而

遺先大夫之辱乎矧又有嚴訓在也嗟呼崑岩之玉產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口刺刺誦其先世事若刺客談其所藏璞以爲珍卒之善柳州何疑乎初小江君得柳州也其里中士見宦在南都者總之十許人期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辭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卿長大榮矣然大父每一拜命輒惕然懼不爲喜諸君獨柰何賀柳州邪其謹畏不矜若此夫小江君太倉人也今太倉世家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一王氏者今詹事主簿王君振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馬

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
簿者都憲公之從子刑部君之從兄也毛氏王氏其
先皆同德好修其子孫皆化之稱賢故吳中人指數
衣冠世德之家必推二氏焉下之夫吳自季札讓國
以來幾千餘歲其故風蓋澌澌絕矣而二氏獨能廉
不徇世利自機雲兄弟一唱之後文氏嗣興焉甚衆
然皆散出異族迺起迺伏固未有葉葉亘秀者也而
二氏世文詞不具有一人陋可不謂難哉二氏之諸
君咸相紹而締交于余余關中人與幸菴彭公同鄉
里余謝彭公以爲弗如不識諸君安所采於余獨推

穀甚余愧之焉

贈別駕梁君之延平序

今南都諸省皆稱閒曹而翰林尤甚余以守翰林來
且半歲過矣則竟日第塊處乃漫取莊生籍讀之及
至論海鵬扶搖事則輒撫卷歎息焉夫鵬之上搏也
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鵬之能也然非藉扶搖力則
徒屈伏海際即不能極高遠至九萬里也鵬徒伏海
際不動斯與凡鱗常羽殊乎由是觀之客游南都乃
往往苦之者非薄之也彼固有所抑也翰林孔目有
梁君者廣東人也爲人沉毅瑋瑰有橫馳四方之志

乃亦羈在此余苦閒甚則恒要梁君過余談焉梁君謂余與文辭請所爲詞何從余慨然謂之曰今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艷之邪揚雄有言壯夫不爲蓋其技雖虫能令完壁殘巨木腐雄旣老始悔之所貴君子者固在標明堂充圭璋之用耳誠無事雕虫爲也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艷之邪於是梁君默然一日梁君復過談其鄉珠璣翡翠土人汨池而採不恤沒頂歷木而求不憚嵐烟若是其險難也余爲之測焉夫珠璣處于淵翡翠巢于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邈矣乃二工必得之固謂其珍異絕非庸庸也賢者投于遐僻

而不用即珠璣翡翠弗若之矣居有頃而海上之盜興梁君請余今策且安出弭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君慕詞而請爲之今盜興能以一詩退乎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功者蓋謀嘗前定物嘗素辦者也夫鵬伏于海而羽翮已具至乘扶搖則橫焉今諸公在事謂江南爲極樂國無慮乃不講干批擣之術警卒傳則失之余弄筆札人也柰何越他人職而言干戈事乎久之梁君擢延平府通判檄至余過梁君賀焉夫珠璣貴而廉賈躁翡翠盛而貞姬惑乃自古歎之矣何者物尤而欲不可止也

君子之黷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二物之見求其不以自斲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既已賀復此送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產在東南隅足跡未嘗踏四方不知關西先生之論諤諤如此茲往固鞭驅前矣顧獨無柰別先生何念先生寂寂守孤邸耳梁君既去有華亭何君者代其職未至至則余有與談者不寂寂也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告滿序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嘗以彊學能文著名海內乃令領度支筭緡錢主軍國之需背所習矣乃先生固

能之先生既得遷南京戶部時會大司徒缺而先生掌其事以爲古者稱効賦于京師命之曰灌輸以言繩繩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絕也於是移檄諸道令各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然敬憚之既半歲賦皆至如期惟恐後今南京倉廩穀粟充溢露積于外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生之勞之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逐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嘗柄文教矣士隨造即化嘗爲奉常矣禮樂因而明嘗鍛羽而沉于末位未始以

為戚也乃今矯翼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為訢也於是
縉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為先生猶龍
也既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囚侵暴海上橫其當
是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卒
將發而御倭而按尺籍半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戈
孫先生憤苦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饗大倉粟請
圖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上
書曰臣聞養貓所以捕鼠而不捕之貓弗養焉畜犬
所以吠盜而不吠之犬弗畜焉今南京官卒歲食大
倉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旦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之

三四其不能者顧君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不
捕之貓不吠之犬也焉用食乎臣願於其六七中汰
其最甚者更募壯士以今省粟奉之此管子所謂開
塞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問倉曹粟所支莖莖可
數年之資耳然其間又且有水旱之虞戎馬之警皆
不領于常費臣切為憂焉夫 國家有萬年之圖臣
願効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罷冗散之役絀浮淫之
蠹而已彼請益賦者腴民之肉索山海者誨民之盜
賣爵則名號濫贖罪則刑律弛臣以為非久遠計且
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蓋四事其他三事不具悉然

皆其蠹財者書下南京九卿及諸司集議之時史楨不在議中久之史楨造先生所謂曰亦嘗有以秦越人之決疽問于先生者乎夫秦越人之決疽也不令疽人見刀七煦煦然以手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之今先生言汰去蠹財者則決疽之類也夫計未發而令蠹者知之則多懼計已發而令蠹者備之則多沮故昔之豪傑柄事恒弄竒務神甘蒙好術之名而弗辭非卑卑也畏事有不立也先生然余言歎之先生之司屬若干人服先生教既久頃之謂楨曰今大司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也已而調工部

孫先生爲大司徒諸司即又謂楨曰今吾芹山公且告滿滿必有遷償先生之勞楨應之曰然夫官人者第稽其資議人者則程其能誠令官人而肯采議人之口則安弗當焉又安有效鳳之嗟軒鶴之喻也

贈東穀先生攷績序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爲南京工部尚書而攝兵部事其時倭囚發先生諸所振舉皆可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爲記之云始倭囚來侵海上也衆不過數百人微眇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

聞于 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疏大遽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觀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諜者白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懼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生曰言者奉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柰何守膠柱

之見而不顧急難乎於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科旣已定乃剋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兵出可十日所而倭囚皆回舟不來先生御寇凡三疏其二疏事旣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馬事勢奔迫利

居其一害居其九算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
獨智之慮衆不及覩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唇
吻而遂止此病二也秦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
未見福端先嬰禍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而逡巡猶豫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
病四也斯四者固債事之根蹶才之路也余常持是
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生獨無一于斯四
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德之季年
嘉靖之初禩也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
先生者二先生相攝攝而為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

今稱之以為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
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
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
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
時南中人咸事籲禱願先生為真兵部已而改南京
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嘆之孫先生自為尚書蓋
三遷而滿三年當攷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
先生之概乞改玉授鉞以荅下情懼人以我為越俎
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
懼人以我為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吾

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毋以我爲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爲戶部而值財用屈也曾歲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旣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筭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召北上序

夫見滄茅公爲南京大司成旣二年久矣乃者上念之召之還於是南京縉紳大夫之徒咸儼然造茅

公賀焉夫海鵬扶搏談者竒之鶴唳而上高空則觀者翹首彼其意非徒慕之也固亦有所爲也在昔戊戌之歲茅公嘗以射策見天子天子覽其策爲置第一其所條對累萬言大抵皆國家大計迨于今十有七歲矣豈其策概于主心言旣有驗而適乃召之邪且欲以備三公之列也夫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莫之返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不復再見此二士者才非不雋言非不良乃所遭非其時也由今茅公觀之可謂五百而一會千年而再遇者矣方今天

子聖德光昭比之日月靡缺可補然青齊之郊患水不收河南南陽以南米一斛萬錢夫救菑恤危以撫安元元此主上所軫慮也茅公即往而謁闕下有如天子使中貴人問茅公道所從來安所見聞具上之茅公由前道往不得諉曰臣典在養士斯固未嘗理也夫蔽主之明而壅其澤匿民之殃而重其困此人臣之大忌也昔茅公對策時指陳利害不知有他何其具也豈今日顧略之邪語曰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求之備也故余隨諸大夫後賀茅公禮既成復此望之云茅公為人篤甲而自信識大體口不

好辯而白黑分明常稱以為士人出而應世持體不可不弘御物不可不厚聰明戒于太察嚴威戒于太峻一一而聽之雖善竿者必乖寸寸而較之雖善文者必差其在太學所養六館之士蓋數千人至衆也靡不頌茅先生之德者固其腹腸洞豁人皆見之乃相服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是乎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草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耳今四面連峰雲霧恒覆其上見日最難桃欲花能乎故得日苟先梅常侵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

也余嘗食橘而甘茅公指所食橘謂曰是物一度江
即變而為枳矣余以為物善變者非貞性也若而松
栢在江南如是在江北亦如是有異狀乎茅公與余
故同官翰林茲之日又同游南都茅公每過余未嘗
不移日也其所論對汎引旁徵者至不可勝原然余
獨記桃橘之事其他皆忘之則信乎華子之病忘也
茅公且行而辭諸大夫諸大夫趣余言贈茅公初余
往賀時業已有言望茅公矣更益之不能雖然有松
栢之喻在夫是所以贈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
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
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天子然之為
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遠政即以其事
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
貴州者而愈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
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
王子受令而以為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
為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
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

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
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
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欵欵之忠急則閉關拒
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
進誠格于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
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
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
求 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
一則得矣夫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
管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

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
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
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
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
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
變幻執之無從捫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
夷狄爲羈靡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
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
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
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與鬼較而効讎者于威之計僕

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
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狃狃
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
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
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
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
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
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
又奉 天子之明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
者如飢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

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
材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
公才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固嘗使滇南
道貴州矣誠諳其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
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失乎吾乃今
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度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
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槳柁之事甚具已而問
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
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謀則
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奉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

罷勲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天子器

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天子手批先生爲

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違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

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天子忽下詔讓先生

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

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

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天子

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校戟之

內竊覩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

校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

臣有所謂楊石宗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馬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蓋觀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末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姘姍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

一跌宕不復振 主上弃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積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旣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驚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

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馬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耳外語藉藉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又用靈軍矣可痛 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

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埽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充實即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饋饗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略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

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于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蠱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大理少卿方崖趙公井上序

方崖趙公者蓋與家溪張公同治大理之事爲僚焉兩公者之治南中獄也其志寬而不急其法平而不頗今南中人戴兩公之德至望空祝拜即欲一日而

致三公夫所可博而求者官也不可幸而獲者名也故余每與兩公會則輒揖而賀焉誠謂其難矣然而趙公居大理旣七年不調張公自入官歷此且三十年亦不調余因是則喟然慨嘆之以爲聲名者華身之具亦崇身之物也才賢者策足之路亦胥足之縻也當是時南中有日者劉生善言人祿命其諸淹速短長皆預決卒之皆驗人皆信之劉生嘗爲余言大理丞趙公頃之當遷卿張公少須焉若竟兩公至則皆鳴玉珮躡金闈抗跡百僚之上揖讓人主之前吁鑠哉盛乎居有頃趙公果遷而爲大理少卿如劉

生言由是觀之數必有至理有固然孰能違乎哉君子聽之而已何則子聽令于父臣聽令于君人聽令于天此理之固然者也宜淹者不能激而速應長者不得割而短此數之必至者也總之皆命也故負才賢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負美聲名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美既余往賀趙公乃並持是語語張公兩公皆粲然大笑之然劉生以言趙公故其術益售士爭要問命焉趙公瑰瑋有大略而不務爲毫毛之益常稱以爲君子病不得志旣得志病不盡能其欲脫身以赴公家之急固素所盟誓也今趙公且搏搏上矣

不啻食頃即且珮中丞之印柄外制之權矣願趙公乘此盛時效能畢智視盟而行令澤施宇內功彰萬里之外謨烈輝光傳于千世此又非命之所能拘也趙公在南中以同年之故獨時時過余余恒引劉生言趙公必至大官建大業乃趙公顧退退不肯任則誠甚謙乎然亦過矣何也釋隸耳之乘即不可以詣千里奪專諸之劍不能以劫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遠也亡據故也夫自欲建大業則安可不取大官乎從古以來有道之士思欲安內懷遠扶社稷尊宗廟者蓋以百數才智之士挾策抱奇胥時而豎管晏之

烈附五伯之踪者蓋以千數馳說之士至于藏三牙
一堅白纒瓦結繩將以動人主之聽而伸其億者蓋
以萬數然往往坐命困不得致通顯獵大位卒泯焉
罷之其能如其志者槩此三等各不及十之一二固
知大官者乃策勲之利器致遠之上駟也趙公何遜
而不肯任乎故余謂其過焉劉生談余命不立以爲
竟擾擾無成徒早博白首耳不如去之山林快也居
無何余且將歸矣而會趙公赴新命之北而與張公
等數十輩共送之語余其情諸公咸讓余信劉生言
大篤嗟乎余故嘗誦楚詹尹漢司馬季主之論其語
率窈冥無事實以爲古人寓指耳而今乃真信之矣
又篤也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
警百寮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謂承用
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旣得命按應天讀
詔書嘆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
之亦百一之獲耳令其旣損旣殃而必繩之法是法
徒雪其憤無抹干傷也有司讎民吾讎有司是上下
通相讎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

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於是乃行而詣部中
部中有司或其度不能免者聞閻公來輒先期解印
去矣及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
之圖於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
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祀之費細之而
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犁然著井然分焉令既具
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
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
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於是閻公乃下寧
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

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
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氓遂皆安枕田
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
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問公之
故交也問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既遂乃報閻
公書且賀之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
得江南猶之甘醴之狸啣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
南困于有司猶之樹披其枝體腠其膚未有弗病者
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
徒緣間而起爲國家憂僕私竊念之今公所制便宜

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
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為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
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史
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真所
謂抔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即今有殊絕賞遇加
于公身公不為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具臣顧廟堂
之議非遠人所得預聊為公明所當耳間公往嘗按
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
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
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間

公亦云間公按應天既一年得代將還報天子鄙
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
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青齊以南人相
捕而食焉至語梁宋益苦矣伏尸枕藉行人皆掩泣
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
魂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侵
歲而海上之神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值有
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拯萬靈惟得以尺牘陳困厄
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
得為者可也間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

暮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苟利社稷遑恤其他
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千尋劍閣以問公
蜀人也即取蜀物比况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
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贈南京大宰儼山周公序

儼山周公者吉水人也吉水當永樂正統之間故多
犖犖顯名之士至於今旣百餘歲矣乃始有周公出
焉賢者之生不數其難如此周公方爲都御史守南
臺也其時關中王生守翰林亦在南中南中諸曹率
皆務簡而力逸得相從論議故余每賅周公之論則

輒歛衽嘆息以爲難能非諛之也今 天子加意治

理驅策任事之臣可謂至篤然而品物未盡遂風俗

未盡醇者則咎在有司矣周公曰不然夫有司遂物

猶有令之遂者有司變俗猶有令之變者彼夫蚌胎

視月月滿則充磁石引鉄鉄赴如拈此可以觀已中

原之盜旣平也南中諸臣咸共相賀以爲無事而周

公獨於邑以爲歲有水旱吾旣不能必歲有司有良

惡吾又不能必有司斯兩者盜之所由生也則惡得

無憂此老成之遠圖國士之極慮非沾沾之智所能

窺也周公論事常依大體忼慨其諸米鹽細碎曲計

小數即可以見長取譽周公輒棄而弗舉焉余觀從古以來苟稱願治之朝則何嘗不論才其才者亦盡奮然往往坐掣頓不前何故哉豈才者之咎邪周公曰均之有過才者過半論才者過亦半周公凡與余所論說蓋纍纍不可勝計然大要在明大體薦才賢遂萬物變風俗數者而已既余守在翰林典紀述之事有臣若此缺而不錄則余之罪也夫於是次序所聞著于篇藏之中笥竢上石室焉周公狀貌甚臞若不勝衣然其中屹屹如泰山莫可搖奪胸空洞若鑑矣賢不肖較然從外視之則幽幽默默為一槩之觀

而靡有別異也余既次其言乃并著其人云居頃之周公擢為南京吏部尚書南中士皆頌曰即安得周公為真吏部乎夫為真吏部者謂北吏部也南吏部第操空印不得有昂抑進退有似于假故頌者欲其真耳周公前守臺中與周公為僚者曰沈村史公聞頌者語為之嘆曰難矣哉今之吏部乎於是王生謂曰夫君所謂難者豈謂其官難哉謂其時難耳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調而移柱者善曲者也酌俗而制事者善世者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

道固在也故曰聖人不可時變是守若其智不足以
權變道不能以網維徒持一節往即行之上世且弗
達矧今之際乎周公以治易起家明于從時之義聖
人之德則何憂吏部難焉周公自起家凡幾轉而積
至今官咸有功德可紀述士人稱者甚衆然皆莫若
史公詳卒之余別有論撰茲不得具而悉矣

王氏存笥稿卷之三

王氏存笥稿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序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兩洲王公者安福人也爲南京吏部尚書且二年一
日忽嘆曰吾年六十餘而猶此車轍也日月不相貸
而役役弗休也如知止何哉吾將歸吾將歸乃上書
稱老乞骸骨不報頃之南京兵部尚書缺復徙公爲
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得參機務其權次出六曹上報
至公愀然曰吾形神夢寐皆山人也寧復視事哉爲

書且復奏會有 詔許公歸公於是以吏部尚書致仕云夫 明興百九十年矣俗以漸流而靡法以數變而弊 天子念老成重舊故具責之事而返其初意甚篤也以故九卿大臣用請告謁者輒得罪坐謂規避懷翔視之心乃公謁歸遂歸 人主不疑固其悃悞章輒誠感于君心非偶幸能獲也公歸三年而為嘉靖辛亥厥壽七十公弟大廓先生時以徵起復為都御史居內臺不得為公壽嘆之會公中子拜南京光祿寺署丞便道歸壽公先生將因署丞致其志乃授簡于門人楨令詞楨執簡竚思者久之以為先

生詞人之雄長也先生即欲申兄弟骨肉情則宜自文之顧又假他人手口哉乃茲以屬我而我乃叨史職典紀述之事論廉夫貞士進退完毀之節與 聖帝明主知人善使之故意先生欲序其大者以傳永久是乃所為壽也於是序曰往公貳吏部余蓋親覩其行事云賓客詣門門者亟通延之入與坐甚恭或用私請第應曰其以白太宰言私者不更來竟吏部不聞其陰庇一士陰入一物也公儀狀魁桀班行方為太僕少卿時 上常視朝顧而見公貌竒之私問之則王少卿也已又得其前典選司有名錄是重

少卿寢引寢拔歷菟峻縉紳之屬咸稱之曰 天子
知人其爲上下所予如此昔人謂得時則駕御風而
行公蓋是乎今歸而卧安福山中猶之抱完璧收遺
劍旣獻而復還已試而弗缺頃歲以來此一睹耳矧
又其壽云云也按王氏俱出姬姓其後世分散四方
不可系尋惟在安福者獨盛以治春秋起家冠冕佩
玉奕代不絕公兄弟今最顯者楨壽公旣具乃復標
幟家世竊亦有遙共本之私矣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

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
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
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卧未安
也客從關東來言東陽輯寧烽火燧不燔何公即喜或
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畀已也居十九年而爲
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
烽火徹于郊關 天子蓋憂之甚 詔薊州置督府
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
何公已何公徵至 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
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

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
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
事矣於是何公奉 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
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
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廢時
年尚壯盛今其髮斑斑變矣客曰天祚 國家厚令
何公駐顏可也何公既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
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槩言什伍虛耗塞垣
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
數事 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鄣星

羅旗千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也及夏
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
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令曰不如令者付之
法其遼陽紫荊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
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
使上書乞脩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
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時屬有收禾
稼登場馬不糞野長老頌德童豎歌謠皆以爲得何
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吳君王君相與
謀曰在昔有周有秦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

也今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宴然如堵於
古人且難焉其消日持觴壽之宜即爲約書移兩鎮
兩鎮報書如指兩君因問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
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救虜東
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轍其防
寬之則長奸滋患柰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狀
具陳其不可即其罪不赦第禽其導者示警足矣頃
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朝天子嘉其捷
疾言効乃進秩廕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壽
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即觴之樂乎乃

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
甚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
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
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
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
徵卒疲於奔命蔑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
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
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觴之日何公語楨乃嘆曰夫
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於來者衆甚也乃何公
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於公近之矣何公爲人

精妍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
一起而謀定疆場若此人生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
取尺寸之勲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之里中士也相
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夫孫先生官至都督蓋貴重尊顯矣顧獨念其負才
卓犖不得策勲于萬里之外書名于竹帛之間不出
都城門竟老則余有嘅噫之私焉孫都督餘姚人也
父曰忠烈公忠烈公伏節而都督君以其故補錦衣
千戶乃中武舉第一累至今官夫孫氏世文學而都

督君用武與餘姚人言都督君自其為士時即善馳
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鳥走兔不敢過其前斯
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都督君之季弟曰宗伯君者
與余同年舉進士其年嘉靖乙未也其時都督君不
忘舊學輒出所賦示余余心大竒之然未肯下也至
睹其講兵略論要害猶之泉涌桴荅百詰不窮則誠
竊謝避之焉語人曰令孫君得杖鉞柄事韓白衛霍
之業豈足道哉久之孫君但自府中遷不令出在外
則論官者之拘也孫君呼鄭君為姻家鄭君為置酒
在游者甚衆酒半孫君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數

耦矢連百發不少倦時孫君年已六十往矣其健若此彼其力不能挽疆材不能絕衆乃顧杖鉞登壇者何也庚戌秋虜酋大入爲患都督陸君乃言疆弩之利因表孫都督習弩事教弩踰年而學弩者數千人皆熟告成事遂上書稱老乞歸天子不許於是孫都督仍復居府中夫騏驥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笈則九仞之覽絕矣今孫君視此兩者奚異也故余觀孫君有嘔噫之私者也今年辛亥孫君七十歲矣鄭君以余故遊其園中又于孫氏至深謁余言壽孫君余謂曰聞之孫氏兄弟念其先大夫忠烈公

事自至其誕日則輒戲欬感動茲往恐不肯任鄭君曰固也願乞一言往於是王生乃言曰鄭君知劍乎夫劍數試不缺必折匿之匣中則悲鳴然其精具其光完時閃閃射于斗牛之間若孫君之才氣肝膽令得與大敵遇誠不愛其軀孫君能保而至七十不也孫君以不試故壽然非其志矣夫人生由童齒至百年直須臾耳所弗朽者表豎也世有豪桀之才困阨而不得伸含抑白首者何恨哉余殊歎孫君老乃鄭君固壽之意各有主謂也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方田李翁者臨安人也其子稱晴山君者爲黃門給事黃門君居京師翁在其鄉相絕逾萬里黃門君念之蓋咨咨悄悄有不能奮飛之思焉其言曰我何以官爲哉吾翁年八十老矣語云曉露易晞冬曦易下即吾翁能百年由今相距至之無幾何所可須而補者名也不可待而續者年也脫吾上謁得如請歸也造吾翁膝進一卮吾快之若越鳥呼林代馬舞風焉我何以官爲哉會有時忌不得輒言歸憂在其色方田翁聞貽書誠曰郎今念吾越在萬里而不得壽母亦謂侍几席者情相屬違萬里者神相絕乎夫父子

也者同氣而異息一體而兩分者也析之不斷遠之不隔夫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二物不相連然觀兔絲者以爲茯苓其本也鐵石異質而慈石引鉄蚌與月邈而盈虧應月何者精通氣字勢弗能格也今吾庶幾郎者在恢志意樹勲庸以輔翊人主固神所注情所鍾也能之而神悅情暢矣不能則神困情悒矣由此言之几席非屬萬里非違也且吾旣遲暮方今國家有事邊隅壯士皆赴行間冒矢石而吾不任戈有財者皆輒貲助費而吾道里遠遠不能負囊橐給半菽之食郎苟出一策博一効吾神誠悅吾情誠

暢也安用念之學女兒歛歛思歸寧哉黃門君以其
言當罷歸計第西南望再頓首用所為壽者始黃門
君在翰林與余善余亦重君抱竒沉篤非世俗之儒
一日君持翁書示余且道平生余甚賢之賀曰是父
是子因遂悉翁為人云翁居里閭不為苟同不為特
異里中父母約為經會經會者講演佛偈集眾來聽
以化導善俗也翁從之至約入公府白事則不往曰
官豪自有法禁何用下干上家蓄稍贏即以振宗黨
之急至盡乃已人問之曰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翁蓋
習用老氏之宗指焉凡世所謂華艷靡曼之好翁悉

禁弗重以故既八十而筋力彊固形神益溢也方士
言服砂辟穀可能鍊形益筭皆偽妄術而翁殊好之
配孺人葉少翁一歲今年七十有九聞其強與翁等
豈翁得真術與共服之耶審爾則赤松同舉並昇之
事或有之矣然今翁媪所以壽者誠不坐此也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始楨童子時則睹記里中長老若葉宰郝翁交宰席
翁司訓管翁其年皆八十先太公時七十三翁者與
先太公游三翁過太公太公必為置酒酒中各道平
生展心曲未嘗不指天日以為證也然司訓翁特達

恢廓有容容之度故其年竟兩翁過焉接是以來物
情大變右巧詐鄙長厚見勢思傾見利思奪陰行不
軌而飾容誣善者不可勝數也於是早折急摧往往
而見藥不能延方不効異蓋三十年若此矣乃今睹
白泉先生年八十彼何嘗采藥好方如他所爲然其
神灼灼其骨屹屹蓋信有先世之遺焉白泉先生者
司訓翁之季子也少時號爲管季子有才名乃竟不
中科嗣其父官先公以通家子與先生交先生官罷
歸則時時張樂命觴與里中故人會極歡而醉乃先
公不獲預會中先生未嘗不念之嘆之也先公嘗稱

管先生外嚴內寬其爲人譬若警飈曳電燁燁冥冥
與之光霽則萬象不失里人以爲確言未嘗嫉人之
有里中富貴家皆非睚中物務在信命樂生無苦于
志而已若此八十年如一日也先生會中客若思軒
閣公正菴張公南圃劉公皆年七十餘以先生躋八
十羨之要里中士就而觴先生其日累觴數百先生
拜伏酬酢不怠不亂人言先司訓翁如斯之年未能
若先生彊則先生年且當過司訓翁用理卜之也一
日三公問楨曰若我等竟何如白泉先生壽楨應曰
同之曰安識其同余嘗入華山谷中望岩際老松古

栢蓋數十章高者千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
幽生遂樵斧不及以故率性任長隆隆龐龐也今而
諸公居山林皆能自遂其天無傷于性故決壽同永
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伎害者滅性之波也陰
詭者促歸之祟也嗜欲者焦命之火也凡我同黨慎
戒哉慎戒哉

壽西澗先生胡公七十序

西澗先生者楚之承天人也從其子華州太守來游
關中而余小子適以之留都便道歸華下得見先生
于官邸則先生者蓋倜然有古豪士之風焉先生曰

吾自發承天而北也則涉襄鄧歷商於徘徊乎紫芝
之岩念四皓高舉不以世故滑其中何其大哉已乃
踰秦坂陟蓮峯頓轡于希夷之峽倚佇嘆慕者久之
以爲時苟不我與則長卧其中足矣而况以保壽命
之源也自余聞斯言則甚敬禮先生以先生非常人
也太守君曰家大人蓋嘗爲士而竟乃弃之云爲士
時負才氣謂功名可指取已數不偶遂退而栖于野
睹世之貴人輝赫顯盛脩然起脩然仆則太息曰我
道固是也嗟乎若先生者豈非古豪士之遺哉夫嵬
爵重祿賢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然福種而禍伏慶至

而弔隨則君子有隱憂焉故或醉而獨醒寐而長吁
因之泄越精神卑減年數蓋往往然也是非造物乘
除特于貴人厚其所受而薄其所享亦貴人自促之
耳即如商之四皓華之希夷彼其視富貴等浮烟耳
故世人莫究其年司命不制其筭也今先生追慕二
道大而嘆之毋自擬其似耶先生今年七十歲矣往
從先生使者言先生歷商嶺蛇徑盤紆過者十休而
上九休而下至險艱矣先生跨馬登降疾于快翼矯
健如此及登華山也躡級捫蘿乘危而不怖竟覽而
如歸若斯之氣假令應時獲售策名巖廊之上驅馳

萬里之塗其勲烈可勝道哉故余嘗論國家取材之
路宜廣舉業之外更設數科則賢者畢收今士有挾
倜儻非常之才不閑于筆札應對之技卒至含抑白
首竄伏岩穴泯泯脉脉者若胡先生類者豈少乎余
甚悼之焉太守君聞余言關當世之故人情之要請
書居頃之太守之寮解子鞏子侯子三人者來三人
一口稱太守奉其父母甚備毋孺人長先生二年而
健與之敵余乃曰今君曹所謂備者供養具也太守
治華華之民恬習不擾咸德太守廣令譽于關中蓋
什伯供養矣此謂顯揚其親壽之而不用詞樂之而

不用觴者也三子曰雖然茲我等壽也固須觴而詞
願徼一言往余謝語曰前太守請書余言者即可云
詞也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關中兩見春
暉恒咨咨念翁弗置洎代歸關中能文之士咸聲諸
歌咏佐以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術榮者
有紀樂者有寫康者有稱後者有擬類者有借祝者
其頌德者曰星輝玉良海渺蘅芳允矣君子範我家
邦賦節者曰組可斷腰不可折胡不歸去來二傾足

田五斗非傑述榮者曰煌煌豸錦日中有燿燁燁鸞
章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爾子克肖紀樂者曰風軒
水榭月館雲亭花開酒進興至琴橫拓三蹊而命侶
達萬物而同情寫康者曰顏赤赤髮玄玄形鑿鑿履
翩翩駕黃鵠遊碧天稱後者曰子如鷺發孫如蘭茁
國之居珍匪徒大其閥擬類者曰解組潛乎達生周
乎鹿門乎浮丘乎其翁之壽乎借祝者曰鶴之集於
彼岵崑鶴之飛搏彼扶搖鶴之來千歲一朝鶴之侶
安期王喬雙溪之道華州也以其言言王生王生曰
嗟備矣夫八言者言翁翁自為壽也予有四言者言

君君所以壽翁也雙溪瞿然曰四者何也撰南山之
頌耶侈東海之詠耶歌瑤池之桃耶賦漆園之椿耶
王生曰南山崇虛東海飾詭瑤池述恠漆園肆誣予
將稽諸理焉竊聞之君子之孝其親也在朝則樹節
在使則樹勲百年樹德百世樹名夫節以植紀勲以
經世德以淑躬名以彰先盛大之極也親之心有弗
樂者與樂矣有弗安者與安矣有弗久者與凡雙溪
之履四者具焉故曰克壽翁也翁今年五十有八厥
配封孺人少翁一年雙溪君歸也春酒既苾合燕稱
觴歌舞在庭亂以八言恢乎天壤曠乎今昔其有幾

哉其有幾哉

壽東園公七十序

東園公者姓徐氏中山武寧王之六世孫也中山王
當高皇帝義起時甚有功能天下既定乃勞功臣
令遂休逸之樂賜園一區在中王賜第之東王拜而
受之至今六世孫東園公更新之因自號曰東園意
章君德表先烈志弗忘云東園公又有園在第十稱
曰西園有劉宋時鳳凰臺居其中即唐李太白南游
金陵故嘗賦詩者也臺今存者少半甘園主因遺墟
施欄檻其上平鋪瓊甃可班坐傳觴客游者則拾級

而登登之則南都諸勝轉顧咸收客未嘗不仰嘆
高皇帝開創之勞與中山王左右之勲也東園爲人
謙恭能下士好客客即冗散卑官來東園公必罄折
迎之無敢傲慢失禮士以此多焉故南都縉紳大夫
之論好游者恒曳履于東西兩園之間今日東園宴
明日又西園宴或連十數日皆有宴而東園公皆執
禮若初未嘗見困頓容也癸丑之春余嘗從東園公
游因遂登鳳凰臺焉余感李白負絕世之才乃令流
落江海之滌於邑吟嘯不得一見明主則惻然罷觴
欲下馬東園公固止之左手持觴右手指視余曰日

且暮矣花又欲謝矣獨柰何弗歡由是觀之東園公
蓋察四時之序而悟生人之道固達者流也其秋淮
北之盜發也羽書達于南都南都諸大夫咸畫地城
守東園公日夜步庭中憂念之乃遣使四馳悉詣諸
大夫守處持酒脯爲犒從人已乃誠其姪嗣中山王
之後稱爲魏國公者曰盜必不敢涉江而南即涉江
而南願子無忘吾祖之烈吾家受 國恩深重矣其
忠悃如此假令東園公生爲嫡長男嗣其爵得操節
鉞而鎮京國即古衛霍田竇之業不足道矣乃厄而
不得伸直以其才施于亭館臺池之細花竹水石之

幽非其質矣余私竊慨焉東園公足跡未嘗出都市然名聞天下頃年既老方士慕其名以却老方見者蓋以百數東園公第陽浮好之實不用其術其言曰鶴頸固長鳧頸固短皆天所定也柰之何用人力勝乎佛氏之徒獻輪迴說言善惡各如其報云東園公顧復稍稍聽之為置宇誦偈以警澆俗而覺迷心非果自依禪也東園公最所自信者唯在布恩厚施振孤恤匱進不能而憫不給以為如是則庶幾哉稱積慶之源續命之縷矣他又何求焉今年甲寅東園公年七十歲矣南都諸大夫之倫故嘗從東園公游者

咸以其誕日集東園公第而賀東園公東園公自敘其生于成化之代而長于弘治之間而老于嘉靖之世蓋身所歷者三朝矣彼其治俗所更物情所尚蓋紛然不可考而原也東園公類能道之諸大夫聽者即罔不脉脉動懷焉是日東園公為諸大夫設宴宴中琴瑟歌管皆被以鹿鳴天保之章其諸浮艷新聲悉屏而弗舉彬彬乎東園公固近世之佳公子也

壽劉大夫父母並躋七十序

劉大夫者燕趙間人也仕於華為才大夫大夫能詩其詩傳者千里燕山樓外暗幾年萊綵夢中披又曰

目斷雲爲舍心疑鶴是翁史王子聞之曰嗟大夫戀
親哉孝哉蓋自是知父母俱存云他日見大夫而問
父母年曰七十偕問行曰不肖不佞父早孤色事祖
母旣老罔攸懈克懿內相維德之行我母有焉問胤
曰不肖伯魏仲舉人鮮季太學生爲三子有六孫孫
稱曾者一尚未艾也王子曰嗟吾聞劉氏詳而得觀
道者三焉三者何夫腴土豐穀廣淵長鮪今以其年
七十也蓋並生于成化間邪是在淳龐之際矣可以
觀世易稱視履書載祥善言天人之會也乃劉協孝
而齊者非栽者培之與可以觀感昔王氏以二郎昌

閔竇翁以五桂起譽夫其樂何如也茲英胄駢興前
輝後燿爲無憂者非耶是故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
固可以觀養故曰吾聞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旣
而大夫例當朝詣王子而告曰吾幸矣入覲于王
歸道于鄉爰登我堂以趨以踰有詞侑觴惟吾子之
章其母諉於是王子者爲歌三疊以介二人壽爲瀛
海之歌曰瀛之水兮浩瀰瀰仙人下兮光陸離駕黃
鵠兮赤虬導翠羽兮朱旗具闕兮瓊閣瑤草兮金芝
千年逝兮一日坐扶桑兮猶夷爲太行之歌曰有蠹
者山廓而寥兮鳥飛不度言薄崇霄兮蛇蜒盤礴屹

不可搖兮君子有屋勢相朝矣吸露食霞匹王喬兮
為叢桂之歌曰有桂有桂兮當戶君子有酒兮胡不
日歌以舞爛品英兮成三秀虬枝兮惟五薦芳兮宜
風含光兮戴雨醉卧兮樹間夢恍惚兮月宇歌已大
夫曰旨哉颯颯乎可以壽矣夫歌瀛海者大也言乎
福非詩謂川之方至者與太行者高也言乎年非詩
謂南山之壽者與叢桂者昌也言乎胤非詩謂松柏
之茂者與手其歌色沾沾喜三四謝王子鞞然曰大
夫詩人哉達比興之義矣

王氏存笥稿卷之四

不可... 爲... 曰... 有... 杜... 方... 當... 丹... 君... 不... 有... 海... 公... 何... 家...
日... 歌... 以... 舞... 繼... 而... 其... 于... 成... 三... 秀... 豈... 枝... 方... 佳... 五... 苑... 芳... 宜...
展... 合... 光... 亨... 歲... 用... 醉... 此... 今... 村... 園... 夢... 代... 悠... 今... 月... 宇... 歌... 也... 大...
夫... 曰... 昔... 故... 風... 吹... 乎... 可... 以... 善... 矣... 夫... 夫... 歌... 冠... 者... 大... 也... 吉... 子...
福... 非... 詩... 謂... 州... 之... 方... 至... 者... 則... 大... 行... 者... 而... 也... 吉... 也... 十... 年... 壽...
南... 山... 之... 壽... 者... 與... 世... 往... 有... 百... 也... 百... 年... 流... 非... 詩... 謂... 松... 柏...
之... 茂... 者... 與... 乎... 其... 歌... 也... 每... 年... 壽... 三... 四... 謝... 上... 下... 環... 益... 日... 大...
夫... 詩... 人... 欲... 是... 比... 興... 之... 變... 矣...
王... 氏... 存... 詩... 補... 入... 之... 四...

